

雜症會心錄

三

雜症會心錄下卷目次

疫症

黃疸

消渴

不寐

胃脘痛

腫脹辨

脇痛

痺症

痿症

瘡閉

腫腮

口角流涎

鼻淵

失榮

吐衄

吐尿

鼓脹脉洪大者生產後脉數大者死

婦人雜症

落三月胎

子癰

產後泄瀉

產後血暈

產後發熱

產後喘

產後腹痛

產後嘔吐

產後不寐

產後大便不通

產後瘕

產後瘀血流注經絡

辨胸脇痛後臨經變症

陰吹

雜症會心錄下卷

程大兆文祥氏

海陽汪文綺蘊谷氏著 門人戴敏勉夫氏全校

汪國璣在衡氏

疫症

疫病是天地不正之異氣。四時皆有能傳染于人。以氣感召。從口鼻而入。不比風寒。乃天地之正氣。從皮毛而入。不傳染于人者也。又與瘡相似。但瘡乃天地暑熱之正氣。呆在少陽一經。不傳染于人。寒熱各半。

不比疫病起始凜凜惡寒繼而大熱晝夜不退寅卯
二時是疫病交關之所此時熱可暫退過此又發大
熱矣疫病亦有間日發寒熱者但發時寒短熱長不
呵欠不鼓頷爲異耳醫家大病概認作傷寒治誤謂
邪從毛竅而入藥進羌防以散太陽之邪又謂爲少
陽陽明二經藥進柴葛以散少陽陽明之邪不知疫
從口鼻而入多在募原少陽之界亦在胃中陽明之
腑表散不惟疫不能解反耗一身津液元氣邪反乘
虛入裏或傳少陰或傳厥陰人事昏沉而元氣敗壞

血液耗灼。未有不死者矣。故余創立救陰解疫毒一方。初病即用。意謂先補正氣。正旺則內臟堅固。邪無由而入。陰回則津液內生。邪不攻而自走。張仲景建中湯之意也。且內有甘、荳、銀花、黃泥之屬。解熱毒之邪。於扶正之中。又何患熱不退而病不痊耶。若其人本體素虛。服救陰而不効。則從而用八味以救陽。其人本體脾虛。服救陰而不効。則從而用補中異功之屬以救土。此又法之變也。

治疫妙法。創自己見真關地開天手也。先生屢

治屢効乾隆壬申歲活人無算立有醫案其功偉哉

新製救疫湯

黑荳 三錢

萊菔 三錢

白扁荳 三錢

貝母 一錢

甘艸 一錢

金銀花 二錢

丹皮 一錢

當歸 三錢

玉竹 三錢

老姜 三片

大生何首烏 五錢

黃泥

五錢泄瀉者當歸易丹參

赤飯荳 三錢

補中益氣湯 見暑症

建中湯

膠飴 一升

甘草 炙一兩

桂枝 去皮三兩

芍藥 六兩

大棗 十二枚
去核

生姜 切片三兩

水七升煮三升去渣納

膠飴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嘔家不用建中

以甜故也

異功散

人參 二錢

白朮 二錢
炒

陳皮 一錢
五分

甘草 一錢
炙

加姜棗水煎服

新增醫案附後外有歷年疫病危症醫案一集

銅刻

程維新、年五十二歲、乾隆辛酉九月八日、忽然微寒、
發熱、醫用發表消導藥、熱不退、易醫用清涼之劑、不
應、又易一醫診之用達原散加黃連、知母、花粉之屬、
三劑、人事漸倦、寒不成、寒熱不成、熱小便如血、延余
視之、診其六脉如絲、舌白無胎、急進歸脾湯加減、寒
熱始退、六脉方起、神色方轉、飲食方進、再進數劑、霍
然而愈、倘執脉伏爲內熱、未解、忌用補劑、仍投承氣
下之、焉有生理、

余妾王氏、年二十四歲、乾隆乙丑八月十九日午間、

忽惡寒發熱診右關脉模糊鼓數即服何首烏丹皮
麥冬玉竹當歸白芍甘草黑豆貝母之屬是夜發熱
至天明次早又進前藥加丹參地骨皮午後又進第
二劑是夜壯熱到天明早診脉仍數而無倫舌白胎
說話帶硬進六味湯加麥冬歸芍玉竹之屬服之粥
後余出外回室人程氏告余曰病者漸昏譫語痴笑
呃逆大便自遺得母傳經乎余診之果入裡也急投
人參二錢和童便灌之薄暮熱退呃逆止下利亦止
人事稍清如是熱退者三日夜矣至三日又發熱如

瘡仍進前藥延纏半月寒熱漸退未幾又變咳嗽面
浮喘而不得平卧用六味合固金湯之意加減不應
改用八味加減亦不効事急矣進大劑陰陽兩補之
藥如熟地枸杞人參麥冬兔絲之屬服至八十餘劑
然後嗽止氣消而愈月事阻有半載方通始終不服
表藥得以保全附此爲發表者戒

小女年十四歲乾隆癸酉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忽惡
寒發熱天明始退是日余往歛西四更方回因未服
藥次早診其脉弦數而大頭眩嘔吐舌心焦黑用何

首烏當歸玉竹黃泥甘草金銀花黑豆之屬投之至
夜稍安二十八日早又大發熱而不惡寒診脉仍數
大惟舌焦黑全退頭眩嘔吐未止于前方加參鬚一
錢服一刻熱退其半二十九日再進前藥變瘡疾五
發而痊

汪蘊谷識

人參黃連白朮芍藥甘草金匱腎氣丸之類

溫疫論

時疫一症。何自而起哉。起於非其時。而有其氣。是爲天地之厲氣。是爲不正之異氣。沿門排戶。傳染于頃刻之間。流散四方。殺人於數日之內。醫家不知疫毒之烈。而槩以傷寒之法施治。無怪乎病愈急而藥愈亂。不死于病。而死于醫。不死于醫。而死于聖經之遺亡也。夫厲氣之來。有從鼻而入者。則伏于募原。有從口而入者。則中於胃腑。其間體實而受邪者有之。體虛而受邪者有之。本熱而假寒者有之。本寒而假熱

者有之。非可盡投膏黃。純用芩連。而專以丹溪河間。爲法者也。蓋時疫之初發。與傷寒似同。而實異。時疫之傳變。與傷寒似異。而實同。當其邪在三陽也。惡寒壯熱。頭痛身痛。口渴引飲。嘔吐下利。脉大而數。又可吳君立達原一方。乃驅邪離散。直達巢穴之藥。白虎承氣。乃辛涼推蕩清火逐邪之劑。惟壯實之體。投之可謂萬舉而萬全。倘遇內虛之輩。白虎失之。過寒承氣失之。過攻。苟非神明變化。別會長沙公之秘旨。未有不悞人於反掌間者矣。至于邪陷三陰。臟氣受敵。

其見症也。神昏目定。撮空撚指。譫妄舌黑。脉沉細而
數。種種惡症疊出。吳君用仲景法。投承氣湯。非不盡
善。第恐正弱邪強。証實脉虛之輩。當此邪傳三陰。元
氣由邪熱而虧。胃氣由邪熱而耗。臟氣由邪熱而傷。
不知變計。徒拘攻下一法。虛虛之戒。可不慎歟。獨是
今日醫士。不究疫病之原。識病之情。僅以消散之品
混治。至七八日間。忽然內陷。斯時既不敢用參附以
回陽。又不敢用歸地以生陰。展轉思維。向病家言曰。
與其委之莫救。不若復進膏黃芩連之屬。冀厥少回。

而疫邪解。未可知也。斯言也。強壯而脉實者。耶。痞滿而燥實者。耶。膏黃芩連之投。固其宜也。不然三陰之經與臟氣相近。非察脉辨症而藥味雜投。其亦不知厥逆連臟之旨而深長思矣。余兄廣期謂疫病乃熱毒爲害。治法以逐疫解毒爲第一義。因設立乾一老人湯一方。除疫毒而退熱邪。正如喻氏所謂上焦如霧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漚疎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兼以解毒之意。同而可稱爲治疫之聖藥也。嗚呼。周禮之難。方相氏掌之爲逐疫。